那是一个不错的下午，太阳懒懒的，我推开一家咖啡厅的门。

这次却没有员工接待我，我有些好奇地走进后厨。

此时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从后门也走了进来，他是咖啡厅楼上眼科诊所的老板。我觉得他可能知道什么，便与他攀谈起来。他告诉我视力有多重要，并推荐我去带他的眼镜，尽管我告诉他我只想喝咖啡。

又一个高瘦的年轻人从后面的楼梯走了下来，一手打开后门，另一只手拖着一个马克杯。她走到水龙头边上开始洗他的杯子。

眼科诊所老板又向我介绍到这是他楼上经营的私立学校的学生。我很好奇他楼上究竟开了多少东西。他告诉我说，他楼上除了是学校，诊所外还是个光碟店。

我想去参观参观光碟店，便随他一起上了楼。上楼后，我倒有些同情那个学生，他的教室只占了二楼的一角。我随便翻了翻，看到有一张《法国之旅4-10》的光碟，便向老板询问这部剧的前面几季在哪里，老板说都卖出去了。我还是有点想看这部剧，便花钱买下了这张碟，随手放进了包里。

这是我们听见楼下有些响声，我便向老板行辞，准备下去享受我的下午茶。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应该是这家店的老板娘，她神情有些紧张，在翻找些什么。我向她招呼了几句她都浑不在意似的，让我也有些恼火，便走到了她面前。她看见了我，像看见救星一样拉住了我的手，想带我去她家里——和咖啡厅连着的生活的地方。我告诉她我是顾客，她喏了几句顺手从桌边递了个保鲜膜包好了的三明治给我，然后还是拉着我到了她家。

她家里的景况与外面阳光明媚，咖啡馆里一片小资情调完全不同。没有开灯也没有开窗帘，整个家里除了电视机的光亮竟然没有其他光线。电视机开得很大声，她的女儿看得很入神。我把三明治放到了包里，问她究竟为何把我拖进来。

她告诉我，她的儿子一心想要去一个叫“拿破仑皇帝万岁”的酒吧玩，希望我能帮忙劝劝他回心转意。

这时我才注意到电视机里播放的是成人影片，她女儿旁边有一把椅子，椅子上有一团被子似的东西，外面挂了几把锁。老板娘从什么地方拿出了钥匙，把锁一一打开，又把被子展平，里面是一个十余岁的少年，身体瘦弱，眼眶乌黑，蹲在地上不说话，也不看电视，就是在那里颤抖，眼光死死盯着一个光碟盒，我看向那个盒子，上面写的是《法国之旅1-6》。

我把少年的母亲拉到一旁，对她说她的孩子还小，酒吧是不让进的。不如就带着孩子一起去酒吧，让他知道不只是他母亲不让他去，而是整个社会的规矩。老板娘留下几滴眼泪告诉我，她儿子是个拿破仑迷，自己想让他像其他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去撸管，让他不单单去崇拜拿破仑，可他却根本看不下去。（女士，能让我和您女儿单独相处会儿么，咳咳）

我向她保证把少年带回来，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如果不随我去八成是活不长了，便无奈同意了。

我开着车，根据少年的指点开到了“拿破仑皇帝万岁”酒吧，看得出来是法棍开的，门口立着两根罗马式立柱，柱脚与柱头都雕着精美的镂花，门口的接待也是一身米黄色长袍，袖管宽大，袖口倒津贴身体，一副贵妇模样。出奇的是，当我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，少年从T恤里面贴身的地方掏出了一张光碟，上面写着《法国之旅3-1》。黄衣贵妇看见少年拿的光盘，立刻打开大门，整个身体也仿佛更有韵味了一般。我稀里糊涂的跟着少年一起走了进来，却听到里面猛不丁一声“希特勒万岁”。

我身旁的少年仿佛要爆炸了一样，要不是我握住了他的手，控怕他已经冲上去和那说话的人厮打起来了，就这我手上受的力道也重了几分。我牵着他找了个人比较少的桌坐下，他告诉我他不想让人陪，我说不让我陪可以，但你得发誓不能喝酒，不能跟人起争执，也不能自己离开这里。他一一发誓，我便起身四处逛了起来。

不得不说这个地方的主人装修还是有点门道的，墙上挂着各种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勋章与诸元帅的画像，还有几把前膛枪和马刀；吧台则是被修成了一个凯旋门的样子。我无目的地走着，背后突然被拍了一下。我回头一看，一个穿着斯托拉长袍的年轻女子正抬着头看我。她示意我找个没人的地方说话，我便随着她从酒吧的后门出去了。后门倒是没什么装修，让我好不扫兴。

她问我有伴了没，我问她什么意思。她回答道法国之旅的旅伴，又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。我说我不去法国，而且的确是第一次来。她几乎转身要走，又回头问我的光碟是哪一张。我没急着说出自己的《法国之旅4-10》来，便把话题引到我带来的少年身上。我告诉她我有一张光碟，我带的少年亦有一张，他带的是第三季第一集。她愣了几秒，突然扑哧笑出声来，然后正色告诉我不要告诉别人这么重要的信息。她告诉我法国之旅是一个双人游戏，你必须和你的异性同伴一起加入游戏。每一张光碟里都藏着对应关卡的攻略，所以数字越高就越受人崇拜。我带的那个少年的光碟是他们俱乐部里目前最高关卡的攻略。

我一听大喜，这么说我的第四大关第十小关岂不是无价之宝了。这时我突然想起听到的“希特勒万岁”，便问她那是怎么回事。她跟我说那是一伙加入游戏了的德棍和新纳粹，让我少和他们来往。我又问拥有高等级关卡的光盘有什么好处，她说大家都会崇拜拥有高等级关卡的人，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加入游戏。我才想起我答应过那少年的母亲带他回来，一拍大腿说，那我带的那个孩子岂不是——她也意识到了不对，一手拉着我另一只手打开后门——好家伙，酒吧里已经奏开马赛曲了。

我跟我的女伴走回酒吧，看见我带的那少年正站在“凯旋门”上，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。身上也不是简单的T恤短裤了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帝国军官服。他一只手插进衬衫里，另一只手向前一挥，高叫着，带上叛徒来！

我正好奇为何看不到之前那些德棍了，却看见他们一个个被绑了起来，有的滚爬挣扎，有的眼泪横流，还有的在忏悔。酒吧里的其他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组装好了一台断头台，第一个德棍，就是刚才喊希特勒万岁的那个，头已经被放在了断头台上。只见少年一声命令，铁铡直接落下，那人头滚了几滚落入一个酒桶里。

我吃惊坏了，我的女伴也神魂未定。酒吧里的加入过游戏的人都随着音乐高唱起了马赛曲，而那些只有光碟却没有加入游戏的人都一脸苍白。很快，所有的德棍都被斩首了，血流了一断头台，头被封在了酒桶里而剩下的身体被叠在了角落里。我挤开人群走向吧台，对少年说要带他回家。少年一副看可怜人的眼神看着我，正要发号施令，我又对他说，家里还有张《法国之旅》的光碟呢。

少年的脸色瞬间变了，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，马赛曲也停了。他告诉大家这些德棍的光碟将由大家共享，自己要办件事马上回来。酒吧里传来了欢呼声。

我启动车子，副驾驶的门也被打开了。我之前的女伴踮起裙角坐了进来。我带着他们两个开回了咖啡厅，回到了少年的家。

家里依旧是阴森一片，而这次电视机也被人关上了。整个屋子没有任何光线。我打开手电筒，却发现脚底下是一个圆滚滚的人头，正是我之前见过的老板娘的头。我吃了一惊，少年却没有感情似的飞步走到电视机面前，他打开光盘碟，却发现里面的光盘不翼而飞，只剩下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的是：

“任务失败：你或你的家人击杀了其他玩家。游戏结束。”

这时那孩子才哭了出来，我想安慰安慰他，他却发了飙，让我们出去。我们出去后，我那女伴问我要不要一起加入游戏。我心想不加入游戏我这第四大关第十小关的攻略岂不是浪费了，便同意做她的旅伴。于是我们回到酒吧，找了个没人的游戏房间。房间里有两个座椅，我们各自坐下。安全带却是像绞索一般要直接挂在脖子上，固定身体的扶手则直接是一个关罪犯的木匣。我握住了她的手，游戏正式开始。

前面的墙壁突然消失了，我们的座位像是游乐园里的过山车一样，弹射了出去。上上下下飞了有一段路，座位停了。面前是一个大屏幕，屏幕里开始介绍游戏规则。我和我的女伴必须通过一个个关卡，如果一周之内没通过下一个的话，游戏失败，两个玩家都会被砍头。每一关我们都会获得一个身份，如果两名玩家爱上了对方，游戏失败，两个玩家都会被砍头。如果两名玩家之间地矛盾不可调和，游戏失败，两个玩家都会被砍头。如果一名玩家在游戏中死亡，另一名玩家拥有一次机会邀请一名新玩家加入游戏，但第二次他的同伴死亡，游戏失败，他也会被砍头。如果两名玩家在游戏中均死亡，游戏结束。

这些话不是一口气说完的，而是每说一句话，我们就会被送到下一个屏幕前，然后规则继续被介绍。总算是把规则介绍完了，那声音又说，欢迎来到《法国之旅1-0》。

座位再一次停下，这次我们头上的绳索和匣子都被取下了，我和我的女伴站了起来，脖子隐隐有些作痛。我们似乎是在一座桥上，桥下是一些似人非人的生物，女伴告诉我，攻略上说我们要下桥然后引开怪物走到终点。我说这好办，拿出包里的三明治往终点的反方向抛去，那些怪物果然爬过去争夺三明治。女伴带着我悄摸摸地往终点方向走去。

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爱的人，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那些怪物也注意到了我们。我的女伴听着我的心跳声，看着远处跑来的怪物，无奈地说，这回我可被你坑惨了。